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梦楼里张中行 / 孙郁, 刘德水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5008-3857-9

I. 说... II. ①孙... ②刘... III. 张中行—纪念文章
IV. K825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479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9.5

印 数: 1—8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录

我眼中的张中行 [1]	• 季羨林
得中行而与之 [7]	• 钟叔河
哲思与激情 [10]	• 孙 郁
且觅黄英伴老夫 [24]	• 李丰果
夕阳篱下语如丝 [37]	• 凌恩岳
不尽思念忆逝翁 [40]	• 蓝英年
“五四”遗孤 [45]	• 林贤治
红楼边的张中行 [49]	• 孙 郁
用真情写作的散文家 [52]	• 刘 钊
风入寒松声自古 水归沧海意皆深 [54]	• 李世中
驴背上的张中行 [64]	• 谭宗远
他是那样的旧 又是这样的新 [66]	• 止 庵
张中行先生的几件往事 [69]	• 曹 鹏
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[75]	• 刘德水

- 留得梦影在人间 [81] • 陆 昕
- 张中行的怀旧情愫 [87] • 朱小平
- 智者平淡与深刻的一生 [90] • 祝兆平
- 穿棉袄的张中行 [94] • 唐师曾
- 人淡如菊的张中行先生 [98] • 桂 苓
- 张中行与通县师范 [101] • 刘德水
- 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[108] • 刘心武
- 银闸胡同忆行公 [110] • 叶稚珊
- 点点滴滴忆行公 [113] • 庞 旸
- 情是何物 [121] • 徐 然
- 没写《围城》的钱锺书 [124] • 靳 飞
- 我的朋友张中行 [127] • 范笑我
- 张中行的故乡情 [131] • 李开平
- 张中行故事 [140] • 靳 飞

- 流年碎影长入梦 [157] • 杨良志
- 不知青霭下 何处是蓝桥 [160] • 任幼强
- 追思行公 [163] • 林伟光
- 张中行与沙滩 [166] • 吴海涛
- 我所了解的张中行 [174] • 田永清
- 怀张中行翁 [191] • 靳 飞
- 悼念张中行先生 [193] • 卫建民
- 相见、相识与相交 [197] • 凌恩岳
- 寻找文学大师 [209] • 韩小蕙
- 缅怀叔父张中行 [213] • 张云光
- 传道与解惑 [216] • 王德静
- 读《负暄续话》 [223] • 启 功
- 骥尾篇 [227] • 周汝昌
- 《禅外说禅》读后记 [231] • 启 功

- 珍惜生命的诗哲情怀 [234] • 刘德水
- “娜拉”出走以后怎么办 [239] • 陈英茨
- 《诗词读写丛话》前言 [243] • 张厚感 陶文鹏
- 《桑榆自语》编后记 [253] • 徐秀珊
- 而未尝往也 [258] • 谷 林
- 负暄看碎影 冷暖总关心 [261] • 沈胜衣
- 暄也有价 [265] • 宋 远
- 张中行书信七札 [268] • 姜 威
- 张中行：最舍不得的是生命 [275] • 张 者（采访）
- 流年碎影，都付顺生琐话 [284] • 陈 洁（采访）
- 世纪老人话语文 [290] • 刘德水（采访）
- 听戏·赏砚·品小酒 [296] • 孙小宁（采访）
- 附录：张中行著作系年 [299] • 刘德水（整理）
- 编后记 [303] • 孙 郁 刘德水

我眼中的张中行

◎季美林

接到韩小蕙小姐的约稿信,命我说说张中行先生与沙滩北大红楼,这个题目出得正是时候。好久以来,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,只是因循未果。小蕙好像未卜先知,下了这一阵及时雨,滋润了我的心,我心花怒放,灵感在我心中躁动,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,欣然接受呢?

中行先生是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。淡泊宁静,不慕荣利,淳朴无华,待人以诚。以八十七岁的高龄,每周还到工作单位去上几天班。难怪英文《中国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长文,颂赞中行先生。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介,他已扬名寰宇了。我认为,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,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,为我们扬了眉,吐了气。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。

但是,现在回想起来,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怪事:我与中行先生同居北京大学朗润园二三十年,直到他离开这里迁入新居以前的几年,我们才认识,这个“认识”指的是见面认识,他的文章我早就认识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。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,很谈得来。每次我留他吃饭,他总说,到一位朋友家去吃,他就住在附近。现在推测起来,这“一位朋友”恐怕就是中行先生,他们俩是同事。愧我钝根,未能早慧,不然的话,我早个十年八年认识了中行先生,不是能更早得



说梦楼里张中行

一些多得一些潜移默化的享受,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智慧,撬开我的愚钝吗?佛家讲因缘,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。我没有什么话好说。

但是,也是由于因缘和合,不知道是怎样一来,我认识了中行先生。早晨起来,在门前湖边散步时,有时会碰上他。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,算是打招呼,这是“土法”。还有“土法”是“见了兄弟媳妇叫嫂子,无话说三声”,说一声:“吃饭了吗?”这就等于舶来品“早安”。我常想中国是礼仪之邦,竟然缺少几句见面问安的话,像西洋的“早安”、“午安”、“晚安”,等等。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,见面问候,先问“吃了没有”?我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,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,只是抱拳一揖,然后各行其路。

有时候,我们站下来谈一谈。我们不说:“今天天气,哈,哈,哈!”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,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。有一次,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,送了他一本《陈寅恪诗集》。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。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,我的“书法”是无法见人的。只在迫不得已时,才泡开毛笔,一阵涂鸦。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,不禁脸红。他有时也敲门,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。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。有一次,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,我们早晨散步,走到一起了,就站在小土山下,荷塘边上,谈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此时,垂柳浓绿,微风乍起,鸟语花香,四周寂静。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。但是此情此景,时时如在眼前,亦人生一乐也。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,他乔迁新居。对他来说,也许是件喜事。但是,对我来说,却是无限惆怅。朗润园辉煌如故,青松翠柳,“依然烟笼一里堤”。北大文星依然荟萃。我却觉得人去园空。每天早晨,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,荷塘为之减色,碧草为之憔悴。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

中行先生是“老北大”。同他比起来,我虽在燕园已经待了将近半个

世纪,却仍然只能算是“新北大”。他在沙滩吃过饭,在红楼念过书。我也在沙滩吃过饭,却是在红楼教过书。一“念”一“教”一字之差,时间却相差了二十年,于是“新”“老”判然分明了。即使是“新北大”吧,我在红楼和沙滩毕竟吃住过六年之久,到了今天,又哪能不回忆呢?

中行先生在文章中,曾讲过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。因为我自己是考过北大的,所以备感亲切。1930年,当时山东惟一的一个高中——省立济南高中毕业生八十余人,来北平赶考。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。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,最后,几乎都名落孙山。到了穷途末日,朝阳大学,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,又招考了一次,一网打尽,都录取了。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,颇有点傲气,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,居然都考取了。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,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,所以就进了清华。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,北大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:“何谓科学方法?试分析详论之。”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?英文更加奇特,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,还另加一段汉译英,据说年年如此。那一年的汉文是:“别来春半,触目愁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,拂了一身还满。”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。最后,出所有考生的意料,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,又奉赠了一盘小菜,搞了一次突然袭击:加试英文听写。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,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。这当头一棒,把我们都打蒙了。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,应付过去了。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,恐怕没有几人听懂的。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,只有三人榜上有名。我侥幸是其中之一。

至于沙滩的吃和住,当我在1946年深秋回到北平来的时候,斗换星移,时异事迁,相隔二十年,早已无复中行先生文中讲的情况了。他提到的那几个饭铺早已不在。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,极为窄狭,只有四五张桌子。然而老板手艺极高,待客又特别和气,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,我也成了座上常客。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,一个叫



说梦楼里张中行

“菜根香”，只有一味主菜：清炖鸡。然而却是宾客盈门，川流不息，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。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、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。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，门面更小，然而名声更大，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。顺便说一句：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，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。这两个饭铺，对我来说是“山川信美非吾土”，价钱较贵。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，纸币上每天加一个零，也还不够。我吃不起，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。

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，同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挤在一起，一碗豆腐脑，两个火烧，既廉且美，舒畅难言。当时有所谓“教授架子”这个名词，存在决定意识，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，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，工资又极为优厚，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“架子”。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，已经今非昔比，工资一天毛似一天，虽欲摆“架子”，焉可得哉？而我又是天生的“土包子”，虽留洋十余年，而“土”性难改。于是以大学教授之“尊”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，旁人谓之斯文扫地，我则称之源于天性。是是非非，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。

中行先生至今虽已到了望九之年，他上班的地方仍距红楼沙滩不远，可谓与之终生有缘了。因此，在他的生花妙笔下，其实并不怎样美妙的红楼沙滩，却仿佛活了起来，有了形貌，有了感情，能说话，会微笑。中行先生怀着浓烈的“思古之幽情”，信笔写来，娓娓动听。他笔下那一些当年学术界的风云人物，虽墓木久拱，却又起死回生，出入红楼，形象历历如在眼前。我也住沙滩红楼颇久，一旦读到中行先生妙文，也引起了我的“思古之幽情”。我的拙文，不敢望中行先生项背，但倘能借他的光，有人读上一读，则予愿足矣。

中行先生的文章，我不敢说全部读过，但是读的确也不少。这几篇谈红楼沙滩的文章，信笔写来，舒卷自如，宛如行云流水，毫无斧凿痕迹，而情趣盎然，间有幽默，令人会心一笑。读这样的文章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

他文中谈到的老北大的几种传统,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。特别是其中的容忍,更合吾意。蔡子民先生的“兼容并包”,到了今天,有人颇有微词。夷考其实,中外历史都证明了,哪一个国家能兼容并包,哪一个时代能兼容并包,那里和那时文化学术就昌盛,经济就发展。反之,如闭关锁国,独断专行,则文化就僵化,经济就衰颓。历史事实和教训是无法抗御的。文中讲到外面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来校旁听,这是传播文化的最好的办法。可惜到了今天,北大之门固若金汤。门外的人如想来旁听,必须得到许多批准,可能还要交点束脩。对某些人来说,北大宛若蓬莱三山,可望而不可及了。对北大,对我们社会,这样做究竟是一件好事,还是一件坏事,请读者诸君自己来下结论吧!我不敢越俎代庖了。

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。他行文节奏短促,思想跳跃迅速;气韵生动,天趣盎然;文从字顺,但绝不板滞,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。中行先生学富五车,腹笥丰盈。他负暄闲坐,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,谈禅论佛,评儒论道,信手拈来,皆成文章。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。我常常想,在现代作家中,人们读他们的文章,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,极为罕见。在我眼中,也不过几个人。鲁迅是一个,沈从文是一个,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。

在许多评论家眼中,中行先生的作品被列入“学者散文”中。这个名称妥当与否,姑置不论。光说“学者”,就有多种多样。用最简单的分法,可以分为“真”“伪”二类。现在商品有假冒伪劣,学界我看也差不多。确有真学者。这种人往往是默默耕耘,晦迹韬光,与世无忤,不事张扬。但他们并不效法中国古代的禅宗,主张“不立文字”,他们也写文章。顺便说上一句,主张“不立文字”的禅宗,后来也大立而特立。可见不管你怎样说,文字还是非立不行的。中行先生也写文章,他属于真学者这一个范畴。与之对立的当然就是伪学者。这种人会抢镜头,爱讲排场,不管耕耘,专事张扬。他们当然会写文章的。可惜他们的文章晦涩难懂,不知所



说梦楼里张中行

云。有的则塞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词语,同样是不知所云。我看,实际上都是以艰深文浅陋,以“摩登”文浅陋。称这样的学者为“伪学者”,恐怕是不算过分的吧。他们的文章我不敢读,不愿读,读也读不懂。

读者可千万不要推断,我一概反对“学者散文”。对于散文,我有自己的偏见,散文应以抒情叙事为正宗。我既然自称“偏见”,可见我不想强加于人。学者散文,古已有之。即以传世数百年的《古文观止》而论,其中选有不少可以归入“学者散文”这一类的文章。最古的不必说了,专以唐宋而论,唐代韩愈的《原道》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等篇都是“学者散文”,柳宗元的《桐叶封弟辨》也可以归入此类。宋代苏轼的《范增论》《留侯论》《贾谊论》《晁错论》,等等,都是上乘的“学者散文”。我认为,上面所举的这些篇“学者散文”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文采斐然,换句话说,也就是艺术性强。我又有一个偏见:凡没有艺术性的文章,不能算是文学作品。

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行先生的文章,称之为“学者散文”,它是绝不含糊的,它是完全够格的。它融会思想性与艺术性,融会到天衣无缝的水平,在当今“学者散文”中堪称独树一帜,可为我们的文坛和学坛增光添彩。

得中行而与之

◎钟叔河

张先生走了,走得像平时一样安详。先生年近期颐,已臻上寿,顺生应命,无疾而终,我辈本毋庸过悲,但想到寥落晨星又弱一个,心中的失落感仍久久不能散去。

先生名中行。《论语·子路》篇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,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可见孔子虽不薄狂狷,却对中行更为看重。如今盖棺论定,先生的生平行事和文章思想,都说明他能名副其实,称中行而无愧。

“狂者进取”,在青春如画如歌的岁月里,张先生的“进取”精神确实稍嫌不足。如果他更“进取”一些,大街上会多一个游行示威喊口号的大学生,也许还会多一位后来的“三八式”,这当然是好事;但如此一来,很可能就不会有《负暄琐话》,不会有《流年碎影》,不会有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……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云:“以彼易此,孰得孰失,必有能辨之者。”这句话大概也可以用在这里。

“狷者有所不为”张先生却曾为“六代之民”。他因为家庭拖累,“不得不扔掉逃出沦陷区的理想”,去当时的民众教育馆管图书,还到当时的北大国文系当助教。“吞声混瑕垢”的他,辛辛苦苦养育了几个孩子,使她们后来都能为建设新中国出力;自己也利用管图书的条件,勤读了“由希



说梦楼里张中行

腊罗马起,直到欧洲大陆名家名著的权威(英)译本”,这对于一位学人和文人恐怕也十分重要。

我有幸“得中行而与之”,其经过先生在《书呆子一路》文中写得很详细。文章我是在《读书》杂志1994年第一期上读到的,后来收入《负暄三话》,别人又给了我一本。此文开头说:“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,我住河之北,相距弱水三千,只今年夏天他北来,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,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过一面,招待他一顿晚饭。他著作等身,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,就要‘超’身,可是我只有两种,其一是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》,是自己掏腰包买的,其二是《书前书后》,是他当面送的。”

“著作等身”是客气话,除此之外,都是纪实。我和先生见面,这是第一次,也是惟一的一次。先生的著作,大都签名寄给了我,写到我的《负暄三话》却没有寄,“扬人之美,不可当面”,这也显示出先生不示好不张扬的谦和内敛的本色,正所谓“书呆子一路”;我虽然也印过几本小书,总觉得拿不出手,只有选编的知堂著作,还有辑刊的《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》,知道先生会爱读,才寄去或托人带去,如今一十四卷的《知堂文集》即将印成,而先生却已不及见了。

上面说了这些,可见人之相与相知,并不在乎形迹。尤其是文字之交,鼎尝一脔,即已知味,更不必用作品相酬答。张先生长于我二十二岁,他对我奖掖逾恒,我在他生前却从未公开写过他(先前对钱锺书先生也是这样),其原因即在于此。我爱重先生,亦爱重和先生的交谊,故深惧同于流俗贻先生羞也。

在《书呆子一路》的末尾,张先生写道:“他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之半,希望我写,装裱后挂在一幅画的两旁。我问什么语句,他说都出于宋词,上联是辛弃疾的‘更能消几番风雨’,下联是姜白石的‘最可惜一片江山’。……是两年以前了,我忽然也想集联,从小圈子(《古诗十九

首》)里 驰骋地很小 居然也有成 是‘立身苦不早 为乐须及时’。”接着又是客气话。其实“风雨”“江山”亦不过说说罢了 我和先生境界的差距 正如《宋词》之于《古诗十九首》相隔真是太远。

先生随即便将对联写好 在北京装裱后装盒寄给了我 可能是为了节省字数吧 上款写成“钟叔河先生集稼轩白石句为楹帖属书” 将梁任公略去了 这却有些不妥 我以为。

辛姜二词都是在长沙写的。辛词调寄《摸鱼儿》 起首云：“更能消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长怕花开早 何况落红无数。”有小序：“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 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 为赋。”姜词则是一首《八归》 上阕末尾两句是：“送客重寻西去路 问水面琵琶谁拨。最可惜一片江山 总付与啼鴂。”词牌后只有一句话：“湘中送胡德华。”白石客长沙时在淳熙丙午 即公元 1186 年 而淳熙己亥则是公元 1179 年 相距不过七年 同时代的两位词人却未能在长沙相见。文人遇合 亦有幸有不幸 送别张先生时想到这里 不禁更加感到寂寞。

哲思与激情

◎孙 郁

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,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。我那时读他的作品,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,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,他像“五四”那代学人一样,以平和、扎实、厚重的文字,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。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,他的修养很深,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,有很深的造诣,又因为受到鲁迅、周作人的影响,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。以文化的、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,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术,这种思路的特异性,至少对我这样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人来讲,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吸引力的。

我在《读书》等杂志上,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,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。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冷静、沉稳而超然地待在京都的一角,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,不故作惊人之语,更无趋时之态。他的苍劲、古朴的文风,和饱经忧患的情思,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。自周作人以来,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种清淡、疏雅、博杂的文字了。张中行的出现,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,出现了旧式的、然而又具有“五四”个性主义类型的人。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,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四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。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,

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。至少,这位文化老人,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,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,是一个深刻的提示。

张中行 1909 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1931 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,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35 年毕业后,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,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。1949 年以后,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,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。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,而是一个杂家。这种杂家,非班固所云“漫羨而无所归心”者,而是兼哲思与艺文、形而上与形而下,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。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,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。他对罗素、培根的研究,对老庄、孔孟、佛学的思索,其成就均令人仰视。他晚年所著的《顺生论》,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《论语》。那弥漫着广阔、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,亦可当做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。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,写作的时候,更多的是在关注人生难题。他像一个哲学家,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,追述理性的大限。这很像庄子,也类似孔子,和“五四”后的周作人也有相似的地方。很难说他喷吐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——人的一生能在一两个问题上,为社会提出崭新的解释,已实属不易了——他讲述的,既来自一种学术上的内省,又来自一种独有的生命体悟。这种内省和体悟,排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切先在的理性干扰,一切都是原原本本的,来自于一种孤独的文化咀嚼时的偶得。像李叔同坐禅时的冥想,又类似丰子恺那样远离尘海时的冷观,同时又如同闻一多、朱自清那样去直面人生。在张中行那里,一切都是自然的、平淡的。他以布衣之身,在生活底层,一直穷追人生哲学中最困难的一隅。生命有意义么?如何生存才是合理的?什么是“存在”?“存在”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,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?他研究国学,但后来又跳出国学,不是信徒,成了外观者。他研究逻辑学、哲学,但非食洋不化,而是消化为东方式



说梦楼里张中行

的体悟,用启悟的文体,去表达思辨的内容。张中行的兴趣广泛,不像有些文人那样一生只钻研一个领域的问题。他自称为杂家,并谓“样样通,样样稀松”,自嘲自己的路子铺得太多。其实也正因为如此繁杂,他的思维就显得比常人活跃。他喜欢书法、字画,对诸种古董兴趣很高,又熟读经史子集,儒学和儒学之外的东西涉猎甚广。他留意于野史,于山林野叟中常得到些有趣的话题。这一点很类似明末一些文人,不拘于礼法,思想不定于—尊,博取种种杂学之外,注重于性灵的东西。我特别注意到他对佛学的态度,这里可见出他思想的主要东西。周作人曾说,在中国,看—个人学问和思想如何,先是看他对佛学怎样的解释,次看其对妇女的态度。张中行于这两点中可说是用力很大的。尤其对佛学,真真是熟得很,诸种典籍,如数家珍。但又不像某些佛学学者过于钟情于佛法,而是从中绕过,以西洋的逻辑学、人文精神和怀疑主义东西反观诸物,于是便有了《禅外说禅》这样的大作。把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,谈得头头是道,真正像—位高人在戏说人生。他很留意各种文化现象,衣、食、住、行,风俗人情、典章制度,等等,均在思索范围。多而杂,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。可说是:论现象不拘于—点,谈学理不妄自尊大。于司空见惯之事中,总要说出异样的声音,这便是杂学的力量。他写文章,意在明理,明理在他那儿,已不再简单的是儒生的现实理性的顿悟,而是带上了西洋哲人式的意蕴。如同培根追问人性本体,康德反思人的思维结构,张中行在诸种思想的吸收、碰撞中,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。这在当代文人中是少有的。所以,这是他特殊的贡献。他把洋人的形而上的东西,与东方人体味的东西,较好地杂糅在—起,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,像禅又不像禅。看似平平淡淡,但却有真的内容隐在其中。读张中行的作品,你必须认真地揣摩,因它兼哲学与美文于—体,正如先秦散文—样,杂而有序,洋洋洒洒,散淡冲荡。世间尚有此类作家在,无论如何,是读者的幸事。